





原件短缺

卷16~18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十九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著

論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花開必謝。氣燠必寒。當濃郁之極。返清冷之鄉。明哲之所以解元弢。而墮天裘也。故曰建鼓而行。不若善刀而藏者。佳。余嘗怪廉頗饕餮于善飯。李廣睚眦于當虜。充國攘臂于金城。馬援曳杖于壺頭。李靖慷慨于吐谷。子儀蹠蹠于關中。皆昧夫止足之戒者也。嗚呼。鐘鳴漏盡矣。猶夜行不止乎。夫鵲印搖

邊月龍旗掣海雲。豈不亦喧。厖闔鞞也哉。孰與
賣瓜灌園之爲快適。逍遙也。古之至人。進則龍
驤退則豹隱。龍驤則圖形。炤閣。豹隱則證道。雲
山臨身。卽做撒手。卽空。外不束縛。內不黏帶。所
謂知進退而不失其正。其惟聖人乎。聖人吾不
得而見之矣。轉屬而下。則學癡。學呆。學拙。易戒
亢龍。詩詠保身。處功名盛滿之地者。當書一通
于座右。余特選越范蠡等計。人標目智。
將而錄其顛末于左。

越相國上卿。鴟夷子陶朱公范蠡。

蠡字少伯。越人也。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

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

兵者凶器。戰者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

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決意興師。吳王聞之。悉發

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夫椒在吳縣。在越王乃以甲楯五

千人棲於會稽。山上會稽山也。吳王圍之。越王謂蠡曰。

以不聽子。故至於此。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

與天法天也。言持滿不定。傾者與人。主有定。傾

溢與天同道。故天與之。定傾者與人。之功。故人

與節事者與地言地能財成萬物人立宜卑辭

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

大夫種因吳太宰而行成於吳請委國為臣妾

吳王將許之子胥諫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

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

種止勾踐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

宰嚭嚭受因說吳王許之子胥諫弗聽卒赦越

罷兵而歸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

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耶

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與百

姓同其勞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為

質於吳二歲而歸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

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鷺鳥之

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於齊晉怨深於楚越

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

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

國伐之乘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

將伐齊子胥諫之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

越大夫種可試嘗之。貨粟以卜其事。吳王遂與之。太宰嚭讒子胥。王賜子胥屬鏤。自殺。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畱守。勾踐復問范蠡。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君子言君養之也。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乃秘之。已盟。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

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咎。君忘會稽之厄乎。范蠡乃鼓進兵。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

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共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已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

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按吳越春秋。吳赦越罷歸。勾踐與妻入朝於吳。畱之踰三年。乃行賂。始得釋歸。而苦身修

政求報于吳其間少伯奇謀秘計尚多則謂少伯不惟工于謀國而且工于謀身既有下人之智而從容以參吳又有扁舟之行而勇退以遠禍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少伯有焉余斷以爲古今謀臣第一

評曰天地人三語乃少伯終身運用誠信之術觀其卑詞以請成足以存越厚吳以乘敝足以雪耻貸粟以卜事又足以審動靜行止

之機皆是術也吳王乃信宰嚭而殺子胥至于姑蘇自殺而蔽面曰吾無面見子胥也豈不悲哉

余嘗怪少伯圖伯則伯致富則富學仙則仙吳宮旣沼西施無恙亡吳者則尤物也在太公猶掩面而斬妲已少伯乃載之而逃千古之下無敢議其無行五湖一舸風流掩映又不以此尤物而妨其得仙異哉越大夫吾誠不得而測其津涯也贊曰勁吳死殘越生裴

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爲上卿。賈于陶。散千金。
出見奇。徙我名。鴟夷子。何童心。

漢文成留侯張良

良韓人也。家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

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

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狙十頭切。伺候也。擊秦皇帝

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

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嘗從容步遊下

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爲其老

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

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

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峽音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

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軍，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去暴，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

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爲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

項王意良。至韓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大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二人則楚可

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嘗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

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因言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而陛下不能制項籍之死命，其不可一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不能得項籍之頭，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不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不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不

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不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不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階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名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

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負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封良爲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望

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此謀反耳、上曰、何故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

封。則人人自豎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
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
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帝都關
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
有成臯，西有殽函，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
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
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
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
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

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
侯從入關。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留
侯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
鋒。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留侯乃稱曰：家世
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強秦天
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
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後八年卒，謚爲文

開外春秋 卷十九 三
成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
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
取而葆祠之

按子房從滄海君得力士已怪舉百二十斤
椎於河中而正中副車可謂辣手始皇太索
而不能得子房非徒自免并隱力士真大恠
事然有此一擊則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
鹿失天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故
燒棧道遺羽書又以齊王反書告羽觀者以

爲爲漢無非爲韓也

評曰真西山云子房爲漢謀臣雖未嘗一日
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爲三傑之冠故高帝
字之其人品在伊呂之間而學則五百之雜
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
惟諸葛孔明略相伯仲若荀彧附曹而比之
子房既非其倫崔浩何人亦自比焉多見其
不知量也
子房之奇計甚多如捐關東籍前箸侯雍齒

安太子爲最大。其說帝毋留居秦宮室。則因樊噲言。說帝都關中。又因婁敬言。皆所謂未嘗特將意也。若夫蹙秦滅項。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穀謝世矣。非然者。信誅何囚。良不去。將次及焉。故杜門不出。道引輕身。從赤松子游耳。子房蓋俠士也。而知義策士也。而知幾。故蚤年十三。似荆軻。晚年十七。似魯仲連。得黃老之術。而不以七尺殉天下者。也是以主謀而不主事。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才。彼之

多病而未嘗特將也。非獨善藏其用。蓋欲預留一步。爲辟穀謝事之地耳。若曰。臣不願封三萬戶。但得留體骨足矣。卽不侯有餘榮焉。故詭曰。封留也。且北上授書。其中必有一弓。全軀遠害之術。豈其工于爲漢。而拙于自謀也哉。故曰。子房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旨。嗚呼。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余曾作留侯論一篇。刻在藏稿中。茲撮其大略云。贊曰。秦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

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
張子房。真英雄。

後漢前將軍高密侯前大司徒鄴侯鄧禹

禹字仲華新野人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往

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

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

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

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畱宿間

語曰更始雖都關西然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

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者往往羣聚更始旣不

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

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
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向
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
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則天下
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
當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
禹所舉皆當。光武以爲知人。及赤眉西入關，更
始遣王匡、成丹、劉均以拒之。光武籌赤眉必破，
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計。

以禹沈深有。大度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
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
與俱者。建武元年，禹自箕關入河東，都尉守關
不開。禹攻破之，進圍安邑。數月，斬更始大將軍
樊參。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其擊
禹軍不利。樊崇戰死，韓歆等皆勸禹夜去。禹不
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
理，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
動。旣至營，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

皆棄軍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等，皆斬之。遂定河東。光武卽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爲鄴侯。禹時年二十四矣。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

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賦，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榆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帝以關中未定，勅禹進兵。禹猶執前意，遣馮愔宗歆守榆邑。二人爭權相攻殺，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以聞，帝問愔所親愛爲誰。對曰：

護軍黃防、帝度防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
愔者必黃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
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
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
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
吏士奉守，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
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名稍損，又乏食，歸附者
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
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召禹還，敕曰：赤眉

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棰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
復妄進兵。禹慙，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獨與二
十四騎還詣宜陽，延岑與秦豐復寇順陽間。帝
遣禹護諸將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
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封禹爲高
密侯。禹內文明，篤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
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
孫，皆可以爲後世法。帝益重之。

按鄧禹初見光武，卽勸其延攬英雄，務悅民

國外春秋 卷一
心與蕭何養民致賢之意相髣髴皆開國之
許謨也

評曰仲華沈深有大度師行有紀律定河東
撫關西破延岑爲中興武功第一
范曄有言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
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
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是以中分麾下之軍遂
定河東之地授封鄴侯汝作司徒真足以垂
功名于竹帛不負所願者也及至長安擇吉

謁廟收十一帝神主奉詣洛陽可謂修大禮
識大體矣自馮愔反後威名稍損謝大司徒
印綬以特進奉朝請營悴交而下無二色進
退用而上無猜情君臣之美後世無間然矣

髮俱而土無餘音耳之美矣世無間然矣
甲錄以神數奉博請營卒交而不無二色戲
端大翻矣自燕晉又新風俗師財博大同矣
歸南外十一帝帳玉奉請奇則可歸沙大斷

宋侍中太尉使持節都督南兗豫徐等州諸軍

事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

兗州刺史南昌縣忠武公沈慶之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爲趙倫

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卽真慶之

少有志力孫恩作亂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隨

鄉族擊之繇是以勇聞荒擾之後慶之躬耕壟

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陽省兄倫之

見而賞識焉時倫之子伯符爲竟陵太守遂命

伯符版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畧，每擊破之，繇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伐。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還，見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士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出戍錢唐新城，及還，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屨，縛縶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

守劉斌殺之，累遷員外散騎侍郎。元嘉中，雒州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不能討，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修之，修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累官世祖撫軍中兵參軍。世祖以本號爲雒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太甚，水陸梗礙，世祖停大隄，不得進，分軍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鄖山蠻最強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克，慶之剪定之，還京師，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雒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隨王誕

入沔既至襄陽率柳元景等十將將二萬餘人
伐沔北諸山蠻八道俱進慶之取五渠頓破隄
以爲衆軍節度無功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
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
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饑弊卒難禽剪
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於山上出其不意諸
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竝
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衝其腹心先據
險要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

至春因糧蠻穀頃之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
曲十封六千餘人反圍郡城慶之遣元景率五
千人赴之軍未至郡已被破焚掠甚慘元景追
之至山下衆軍悉集圍山數重宗慤率其所領
先登衆軍齊力急攻大破威震諸山羣蠻皆稽
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號曰蒼頭公
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
引軍自茹丘山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三千級
擄生蠻若干降蠻若干隨王誕築納降受俘二

城於白楚慶之復率衆軍討大羊諸山大羊蠻緣
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以爲礪立
部曲建旌旗樹長帥鐵馬成羣慶之連營山中
開門相通又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水不外汲
兼以防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
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
蠻散走慶之令諸軍斬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
險暑雨方盛乃置東岡蜀山宜民西柴黃微上
麥六戍而還蠻被圍守日久並饑乏稍出歸降

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京邑以爲營戶遷太子
步兵校尉太祖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久
矣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暮
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
師難以得志上曰小醜竊據河南修復王師再
屈自別有以虜所恃唯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
泛舟北指則碣磔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
此二戍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
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擒也慶之又固陳

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竝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繇濟？」上大笑。及北討，慶之副玄暮，向碻礮，戍主棄城走。玄暮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碻礮，仍領斌輔國司馬。玄暮攻滑臺，積旬不拔。虜主拓跋燾率大眾南向，斌遣慶之救玄暮。慶之曰：「玄暮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令去而

玄暮退。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諫，斌殺玄暮。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臯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以攻爲便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青東非國家有也。」會詔使至，不許退。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闡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

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
謨自以退敗求戍碣。斌乃還歷城。申垣垣護
之。共據清口。慶之乘驛馳歸。未至。詔止之。使還
救玄謨。會虜已至彭城。不果行。太尉江夏王義
恭留領府中兵參軍。拓跋燾至卯山。義恭遣慶
之拒之。慶之以爲虜衆疆往必見擒。不肯行。太
祖後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碣
礮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
無嫌也。二十九年。復更北伐。慶之固諫不從。以

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
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羣蠻。淮汝江
沔皆受患。十月。遣慶之督諸將討之。詔豫荆雍
竝遣軍受節度。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總
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世
祖典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弒逆。世祖遣
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
足數。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
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方今輔順討逆。不憂不

濟也。衆軍既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世祖還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竝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卽大位，不許賊欲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世祖。世祖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鎮盱眙。上伐逆定亂，思將帥之功，下詔曰：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復深逆，鞠旅伐罪，義氣雲踴，羣帥

仗節指難如歸，故曾未積旬，宗社載穆，遂以眇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徽錫，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豫徐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等皆忠國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誠簡朕心，定賞策勳，茲焉攸在，宜列士開邑，永蕃皇家，慶之可封南昌縣公，食邑三千戶。又特臨軒召拜，又使自盱眙還鎮廣陵。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上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軍沂淮，向壽陽，總統諸將，尋聞荆江二

州竝反，徵慶之入朝，率所領屯武帳崗，甲仗五十人入六門，魯爽先遣弟瑜進據蒙龍，歷陽太守張幼緒率軍討瑜，值爽至，衆散而反，乃遣慶之濟江討爽，爽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等進與爽戰，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進督青冀幽三州，給鼓吹一部，開府儀同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報可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不許，表疏

數十上，又面陳曰：漢高猶許張良之退，臣有何用，必爲聖朝所須，乃至稽顙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吏五十人，大明元年，又申前命，復固辭，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討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

首之年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煢少壯故使僕來耳上慮誕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誕果出走不得去還城事在誕傳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倩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送護之每攻城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

石邪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於是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給衛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

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
竝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
不出門每從遊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
太子妃上世祖金鏤七箸及杆杓上以賜慶之
曰卿辛勤匪殊歡宴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
夫爲先也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何尚
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
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上嘗歡飲普
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

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卽令顏
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
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
媿張子房上甚悅衆稱其美世祖晏駕慶之與
柳元景等竝受顧命遺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
悉使委慶之前廢帝卽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
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幟車左右從
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而
已每農桑遽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

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時人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竝固讓。廢帝狂悖無道，衆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爲侍中、太尉，封次子中書郎、文季建安縣侯，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渡江，總統衆軍。少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射，帝愛之，又封永陽縣侯。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稍不說，及誅何邁，慮

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清谿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賜與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輜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而江表亦有不與地云。按慶之功名甚盛，而史不載其用兵方畧，第云斬山開道，先據險要，又穿池營內，汲水防

火而已。蓋沈約文筆委蕭，不能揮霍以表章其武功，非慶之之寡謀也。評曰：慶之雖武人，而耳學亦復不淺。如云詔從遠來，事執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豈絕不學問者。至上逼令作詩，而曰辭榮此盛世，何愧張子房，非目不識丁者所能辦也。若知止勇退，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真不愧子房矣。人患不自立耳。慶之年三十尚未知名，一爲趙倫之賞識，遂致將帥之稱。得除員外將軍，漸至華廡，位登三事，則士亦何必蚤達哉。但苦無具眼物色之者也。

魏柱國太子太師大都督大將軍前使持節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新野郡
文公于謹

于謹字思恭河南洛陽人小名巨彌性沉深有
識量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未有
進仕之志或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
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游鄉邑聊以卒
歲耳太宰元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及破六韓
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僕射元纂

討之宿聞謹名辟爲鎧首從事纂令謹率二千
騎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爲賊所圍謹
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
乘馬突陳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率軍
餘擊之其追騎遂奔走乃得入塞時魏末喪亂
群盜蜂起謂廣陽王若極武窮兵非計之上者
願稟大王之威畧馳往諭之必不勞兵甲可致
清蕩王然之謹亦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
以恩信於是西鄙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

戶並歛附相率南遷廣陽王欲與謹迎之謹曰
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問也列河等歸附必來
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也列河等
餌之當競來抄然後設附而待必指掌破之王
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于嶺上部衆
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也列河之衆
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又隨征鮮于修禮軍次
白牛邏遂停車中山侍中元晏言於靈太后曰
廣陽王以宗室之重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

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知畧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純臣也。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曰：「今女主臨朝，聽信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心膽。廣陽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卽是矣。」有司以聞，靈太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欵，兼陳停軍之狀。靈后意解，捨之。及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謹乃言於太祖。

曰：魏祚陵遲，權臣擅命，羣盜蜂起，黔首嗷然。明公挾超世之資，懷濟世之略，四方遠近，咸所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太祖曰：「何也？」對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養卒勸農，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若明公請都關右，帝必喜而西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太祖大悅，會有敕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之策，魏帝納。

之尋而齊神武逼洛陽，謹從魏帝西遷，仍從太祖征潼關，破颶洛城，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初，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其年討擒逆人王游，東攻魏將高叔禮，破之。又擒東魏李徵伯，齊神武至沙苑，從太祖與諸將力戰，破之。進封常山郡公。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稽胡帥、夏州刺史。劉平叛，討平之。除大都督、大將軍、恒州刺史，入爲太子太師。復從太祖東征，攻

栢谷塢，拔之。却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于路左。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大駭，以此大軍得全。進位柱國大將軍。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譽。時爲齊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雙隙，據襄陽來附。仍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太祖餞于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南，據丹

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策。」謹乃令中山王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

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屬遣兵出戰，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已下面縛出降，尋殺之。立蕭譽爲梁王，振旅而旋。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寶物、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勢，望隆位重，功名旣立，願保優閒，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

曰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以疾薨時年七十六高祖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贈官賜諡曰文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從者不過三兩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之謹亦揭其智能功臣之中特見委信終始若一人無間言

按周太祖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不相率服護以爲憂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情深

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明日羣公會議謹辭色抗厲衆皆悚然謹既太祖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趨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于謹亦再拜因是衆議始定孝閔詔稱執德淳固爲國元老是以晉公東伐謹雖老病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焉

評曰于謹懷佐時之略逢啓聖之運帷帳畫其謨猷方面宣其庸績擬巨川之舟楫爲大

厦之棟梁是其材謀有足稱者及謹以青年
碩德譽重望高禮備上庠功歌司樂常以盛
滿為戒覆折是憂蓋冲然知足知止不辱不

殆云以晉公東外勤雖失其功其亦深責其

曰去果謂命字法民公孫其意享國無國云

新學則亦以公孫再拜舉公孫于斯亦再拜

中斷於至長對公孫一

並報自其恩來皆斯然對

骨肉今日之事必以天年之明日奉公會

隋上柱國加上儀同涼州總管前都督新安太

守永州刺史新義郡公別封壽光縣公韓擒

擒字子通河東垣人少慷慨以膽畧見稱容貌

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畧知

大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游集後以軍功

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

公武帝伐齊齊將獨狐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

之進平范陽加上儀同拜永州刺史又遷利州

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頻寇江

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於是拜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

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攜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及至京賀若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闢而納之斯乃救罪不

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浹。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不知所謂。擒本名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謠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日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又拜涼州總管，俄召還。

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遘疾，數日卒。時年五十五。按韓子通深謀大略，超越等夷，伐齊而說下其城，伐陳而就執其主，論功當在賀輔伯之上。賀乃與韓相詢，挺刃而爭，曲在賀矣。高祖

曰。二將俱合上勳。不第甲乙。亦和事天子而已。及閱二公傳。則帝之於輔伯。其加禮者既優。而晉擢者更崇。子通未敢望也。其故殆不可曉。無乃以平陳之役。弼爲主帥。而擒爲先鋒歟。然二公俱總管也。俱帝委以平陳者也。何軒輊若是乎。

評曰。自晉室衰微。中原幅裂。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將一函夏。而韓擒以爪牙宣其力。申

國威于萬里。使東南之民。出于湯火。數百年。逋寇。旬日廓清。高名塞于宇宙。盛業光于天壤。於戲盛矣。擒自詫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吁。善始善終。逃聽前古。罕聞其匹也。擒屢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旣破。名遂身全。庶幾哉。少伯子房之儔矣。及其卒也。不聞賄贈。豈有司劾擒。放縱士卒。淫污陳宮。故稽恤典耶。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二十
華胥外史漢陽尹商于皇甫著

宋武寧軍節度使前西川行營都部署安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王全斌。全斌并州太原人，事莊宗，累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晉初，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顯德中，遂領恩州團練使。從世宗

平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畱後宋初李筠以潞州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繇東路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砦不踰時而就建隆四年與洛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攻大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克樂平乾德二年詔伐蜀命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繇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拔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蜀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

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若干進拔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獲糧若干旣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治閣道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繇羅川趨深渡與彥進會蜀

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栢江。焚梁退守劔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全城會諸將議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戟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

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劔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卽劔門不足恃也。全城等卽欲捲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劔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北擊劔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城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于江土。蜀人見梁成。棄砦而

道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卽引兵退陣于漢源坡畱其偏將守劔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遂克劔州四年正月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入成都旬餘劉延讓等始自峽路至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卽奉命繇是蜀軍憤怒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嘗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瞻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

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交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爲將有威惠適以其族赴闕下綿州遇亂師雄匿於曲江民舍後數日爲亂兵所獲推爲主全斌遣都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爲指揮使劉福田紹斌所敗遂攻彭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縣皆起兵應之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

口導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彥
暉田欽祚同討之，皆敗。彥暉戰死，欽祚僅免。全
斌又遣張廷翰張煦往擊，不利，退入成都。師雄
分兵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
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
七州並隨師雄爲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
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
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劉延讓曹彬
破師雄之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

全斌仁瞻又攻破之，師雄走保灌口砦，病死。于
金堂衆推謝行本爲主，據銅山，旋爲康廷澤所
破。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之入
蜀也，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氈帷於講武殿，
衣紫紹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
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卽
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
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初，成都平，命叅知政事
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會有訴全斌及

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於是百官定擬全斌等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革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籓宣全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仁瞻各責授如法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

爲武寧軍節度諭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樂爲之用按全斌克李筠於潞州降孟昶於西蜀是宋開國之功臣也但激變蜀人貽禍頗劇非遇藝祖之寬厚難乎免於韓彭之戮矣

王全斌既激蜀人之亂，朱光緒又激師雄之亂，踰年而始定。鄉使師雄不死，蜀禍未歇也。二將之罪可勝誅哉。評曰：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款。至全斌之功，紀太常而勒鐘鼎矣。廼黷貨殺降，尋啓禍變，豈大將軍所爲哉？太祖不欲辱以獄吏，而從入議之貸，可謂得馭功臣之道矣。全斌不惟嫻于戡定，亦且明于止足。嘗云：自古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欲于平蜀之後稱

疾東歸，是以黜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不作書空牢慄之態。君子韙之，乃蘇易簡躁於仕進，罷叅政爲禮部侍郎，知鄧州，其心鬱悒，不勝閔泠之歎。曾移書於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未登強仕而卒。錢惟演已爲使相，恨不得爲真宰，居常歎曰：使我於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竟未卽真鄙哉，有愧於全斌多矣。

一箇字只矣竟未明真猶若事野伏全燃矣
 不辨為真卒哉常獲日勉先之竟難盡氣味
 雖始意未登雖升而卒雖斷斷子為野味野
 不認問合之燬會遂書外善文日委立善勤
 外雖羅然如點點時時時時時其必變外
 外善空牢劉之點深于觀之只獲長前無效
 寒東制具以照武山張十餘年於然自將不

宋太師咸安郡王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前
 太保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樞密使少
 師武寧安犯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
 置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尉檢校少保充淮南
 東西路江南東西路二宣撫使武成感德軍
 武寧昭慶軍武勝軍三節度使浙西江浙二
 路制置使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追封
 通義郡王贈忠武蘄王韓世忠亦兼武成感
 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魁岸目瞬如電早年

驚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搔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既而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鬪，敵少却，顧一騎士銳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移也。」躍馬斬之。敵衆大潰，從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爲敵所據。世

忠夜登城，斬二級，割護城，羶以獻。至佛口砦，藏底河，斬獲甚多。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平之。淵歎曰：「真萬人敵也。」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間，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幸與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已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維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欽

宗卽位，從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方平遁，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召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勒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宣撫副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鼓衆作亂，淄青附之，山東復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疾藜，自塞歸路。今日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可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

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捲甲，吾能保全汝立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衆悉就降，詔入朝，授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又遷嘉州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爲前軍統制，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恟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卻，翌日酋帥率衆數萬至，時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

酋長遂大潰。康王卽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建炎二年，陞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扈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順逆，衆悉聽命。三年，帝如錢塘，世忠卽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乎江，議討亂。世忠得浚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以所部發平江。

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朱勝非給傅曰：今白太后遣二子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前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於是進兵，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是以士皆用命，賊列神

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畱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又以爲江浙制置使，復自衢信追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傳

送行在，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旣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

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兀術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維州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術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太一李董軍江北兀術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縷貫大鈎授驍健者

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感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糴漿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術一夕潛鑿渠

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絕玉帶、旣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

拒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矣、帝賜札褒獎、拜檢校少保、武成威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建安、范汝爲反、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頻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狗擒其

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疆等五百餘人誅之。脇從者汰遣，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江湖寇賊尚多，而廣西賊曹成擁衆在郴邵。世忠旣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繇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成降之，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非

叅政所知，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我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平。授太尉，賜帶笏，仍敕樞密以功頒示內外。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鷁絕倫者。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金人與劉豫

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飾守備圖進取
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遂自鎮江濟師俾統
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太儀當
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
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
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中軍曰眠吾鞭
所嚮卽引軍次太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
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卽
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

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
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
斧上搵人胸下斫馬足敵披甲陷泥淖世忠麾
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
餘人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鴟口擒
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
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
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千餘人世忠復親追至
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甚衆捷聞群臣入賀

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時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爲世忠所扼。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兀朮，引還。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簿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

圖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賊遺駭呼，延通與金將合。李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旣而圍淮揚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至。世忠勒陣向敵，使人諭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

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徙世忠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計、恐以緩我師、乞留軍蔽遮江淮、願効死、迎敵、若不勝、從和未晚、章十數上、皆慨慷激切、且請面奏、帝優詔褒荅、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金人欲劉豫我也、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

人心離散、士氣消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但不附和議、爲檜所抑、遂抗疏言、檜誤國、因乞骸、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後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

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斬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宗社。必流涕極言。嗜義輕財。器械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狡獬螯。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卧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卽札賜之。因號其莊曰旌

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賜之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按韓公風骨魁岸。目瞬如電。日者言當作三公。公怒其侮已。毆之。及爲將。斬關殺敵。挺身仗戈。躍馬直前。所向披靡。其勇畧真有大過人者。及得疾。謂將吏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耶。又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

嗚呼斯其忠肝義膽真可隻行古今矣公嘗
中毒矢以疆弩括取之十指僅存其四刀痕
箭瘢如刻畫然君子是以服其勇也
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公獨撻檜怒曰
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又抵排和議觸檜
尤多或勸止之公曰今日畏禍苟同他日瞑
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
曲徇苟全公同在政府一揖外未嘗與語其
驚多如此云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爲將人自爲法四帥中
韓岳兵尤精當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爲之
籍每旗頭押隊缺於籍中又角其勇力出衆
者爲之將副有缺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
之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嶮軍悉於四等人內
角其優者補之一人背嶮諸軍統制而下與
之亢禮犒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
嶮軍無不破者燕北人呼酒瓶爲嶮大將之
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故韓兵用以名軍嶮

卽疊北人語訛故云。評曰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畧忠義如韓公是天以資高宗之恢復也。方兀术渡江惟公對敵以閒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公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檜之言是聽使公不得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一世忠而不盡其用

惜哉

梁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帥府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驚駭而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韓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鄭王嘗邀兀术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

河遁去。夫人劾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舉朝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紅拂又瞠乎後矣。韓公每與軍官飲，巨觥無筭，不設果肴。王權一日竊懷一蘿蔔，公見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口饒，以手按其額，痛不可忍，隨成痕腫。既乃復與之飲。」

明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

伯贈太師謚文成劉公基

基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穎敏絕群，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嘗從肆得星曆書，留之一日而返之。卽聞記如流，其人驚而歸。基笑曰：「安所事書書？不在吾腹耶？」授瑞州之高安丞，故秘書監揭曼碩有人倫鑒，見而謂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基爲丞，以廉節著，發擿姦伏，數與強禦

挺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多不便者尋與其長
抗議不合投劾歸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復論
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
循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爲
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
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掩耳稍遁去
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携飲湖亭沈醉乃別時無
能識基者西蜀趙天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
玄成目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也爲文以王佐

期基而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
事與元帥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時左丞帖里
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
以懲後所赦計獨其餘黨耳左丞曰善以便宜
進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懼使陰賄基基卻不
受持前議益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賄
使人浮海至京交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
而坐基擅持威福傷人主好生德奪職羈管紹
興併罷左丞基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游必有

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肆橫不可制，山越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碎基授以兵，基且撫且討，悉平之。而是時石脉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基與之相掎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經畧使上基功，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旣左轉，又失兵，乃結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會高帝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

指乾象示之曰：此乃豈人力也耶？客亡去。基遂決策從高帝而會。上使使以金帛來聘，遂與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旣見，上陳時務十八策，上大悅。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憚陳，吾能行之。俄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而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惟擾不決，有請背城決一戰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納欵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基，屏人語曰：先

生可以有言乎。基曰：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言。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故易易耳。夫取威定霸，在此舉也。而言納款及奔者，何也？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辭基，基弗受。時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奉明韓林兒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遂不拜。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

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如基料。都督馮勝攻其城。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一赫號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旻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爲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

難之。基從後，倚所坐胡床。上悟而許之。洪都下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衝人洶洶。其將夏毅憂之甚，迎基入。衆即帖伏。基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以俟。邵平章之兵至，而悉誅諸叛將。基輒爲人言：「上神武，必有天下。」葛爾方氏不爲竇融，當且爲田橫。而方氏亦素畏基，卑辭以幣來。基白之。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言上威德。方氏遂請降。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叩基。基事事條答，皆懸

中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左丞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耳。所畱皆老弱俘，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旣還，京入謝。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士誠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久。蘊崇

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耳。而會友諒復攻圍
洪都。上遂率師逆擊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
利而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
勝。陳氏遂平。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日中
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
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基入見。亟語
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基曰。頭上
血。衆也。而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囚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

所停囚付基。縱歸里。熒惑守心。群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誅戮。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基驗滯獄。
甫決而雨。隨注。時基最爲上所信嚮。所言無
不聽。而中書叅政張杲寵相軋。猶時時念故元
君。欲爲元弱明。使人上書頌上功德。請及時
娛樂。侈大宮闕。以明得意。上出以示基。基曰。
是欲爲趙高也。杲色動。心怨基。乃使其腹心齊
翼巖伺基陰事。欲以中基。而杲先坐事誅。司天

臺災翼巖遂飛章告基專擅顧所評皆取上
密旨行或有請而報可者上怒面詰翼巖
等悉得其受梟指狀殊於市上卽位擢御史
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冊拜皆基
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
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
五升爲額曰令鄉里世世子孫頌劉伯溫也時
丞相善長貴盛基獨事事與杭議不相下善長不
能平也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爲

上言李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
害汝汝乃爲之地耶且汝忠力足任此基叩頭
曰爲巨室者棟必大卽輕易懷而得小者寧無
爲室憂上乃解一日上欲相中書左丞楊
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
夫宰相者任理爲衡而不以已與乃稱憲寧能
無已也問右丞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於
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債轅破犁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母逾先生基曰臣非不

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孤陛下恩，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悞，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而會。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而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察且素暱之，請於基得緩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基卽斬之，丞相大恚恨，俟上歸而訴基，盛夏方祈雨，僂人於壇壝

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上再幸鳳陽，不能無畫繡意，建爲中都，而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瀕行謂上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基勲伐，召赴京師，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非

所望也。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亦優詔答之。惟庸俄代廣洋爲右丞相。尋進左。基乃大感曰。吾安敢希言驗。卽驗如蒼生何。遂悒悒不樂。以至屬疾。惟庸覘上之念基急。乃陽爲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亦不信也。又三月。寢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云何竟卒。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

璉曰。服闋。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爲一書。大畧勸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何益。是不久必敗。敗則上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基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勢壯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

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恩禮亦漸薄、人
以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
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
遷江西右叅政、早卒、二十三年、召璉子薦、復
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正德中、追
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復封瑜伯爵、歲祿七
百石、卒、子世延嗣、
按伯溫首膺辟書、遂叅大計、天顏甫接、默徵
慶雲之祥、御座不拜、遂輟龍鳳之號、至於

運籌奏策、授筭遣將、推步則周天掌上、指撝
則千里目前、語無不讐、往鮮空返、子房之在
三傑、獨推天授、曲逆之誇六出、尚慙鬼謀、垂
拜相而力辭有餘、讓矣、甫歸田而論事有餘
忠矣、
評曰、世以誠意伯多帷幄契、又善天官家言、
相率爲鬼神之說、傳之往往過實、天官家言
誠巧合命中矣、然不名其所繇、授死而上之
中、秘雖其家亦無習者、世所傳皆謬、故盡絀

之不錄。大較誠意伯之爲人。磊落慷慨。不愛其奇。以佐英主。奇人哉。至明哲保身之微。視少伯子房遠矣。伯溫少讀書寺中。一異人每出神。則一月後。爲僧所焚。其人神返。夜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牕應曰。我在此。神卽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翊運爲謀臣之冠。劉誠意之功大矣。而高帝報之輕也。吁。以術合者也。非以天下大笑合也。

公初見

太祖問能詩乎。曰能。

帝方食

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公應聲曰。一對湘江

玉並看。二妃曾洒淚痕斑。

帝輦感曰。頭巾

氣。公徐曰。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帝大悅。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美哉。詩識之矣。

太祖親征友諒。大戰于彭蠡湖。與伯溫皆在御舟觀戰。公忽躍起大呼曰。難星過。可更舟。其帝如言。亟更之。坐未定。舊舟已爲砲擊碎矣。

上既有天下、謂公曰、汝既佐朕定天下、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下乎、公曰、有、因具一小篋、而用鐵汁灌其鎖、以授之、及靖難兵入、建文君開篋視之、則袈裟伽黎剃刀度牒各一、曰、此劉公教我、也、遂爲僧而遁。

明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前巡撫江西南贛等處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新建侯謚文成王公守仁守仁字伯安、紹興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侍日講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母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媪夢神人袞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驚悟聞啼聲則已生、守仁岑媪以語王父天叙、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群兒戲、

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常。兒。奈。何。名。泄。之。耶。王
父。悟。因。爲。更。今。名。卽。能。言。而。讀。書。卽。過。目。成。誦。
十。一。歲。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
句。皆。奕。奕。神。勝。華。以。是。奇。之。然。爲。兒。戲。猶。故。一
日。之。市。所。與。粥。雀。者。爭。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
雀。而。送。守。仁。歸。整。日。少。年。當。貴。極。人。臣。立。非。常
功。名。且。斷。他。弟。子。壽。夭。貴。賤。皆。驗。守。仁。自。是。稍
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
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

賢。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
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闢。出
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
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秬。文。益。大。進
而。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遂。登。甲
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
貽。之。寶。劍。旣。葬。而。其。子。出。威。寧。伯。所。佩。劍。爲。謝。
則。宛。然。若。覩。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憇。西
北。邊。守。仁。爲。策。得。入。事。上。之。其。言。皆。警。劄。報。聞。

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出決江北囚事竣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請告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者衆譁且以爲仙而無所得遂游南屏虎跑諸刹與諸禪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爾聘之主試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人劉瑾等導上爲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

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又明年瑾伏誅擢知廬陵縣遷南京刑部主事覲事成留爲吏部驗封司主事已同考會試遂超爲文選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爲太宰器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而是時王瓊爲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才以爲不世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

山賊憑險阻爲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謂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歎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兵馬糧餉，悉聽

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得益展才，用立兵符，申約束，且爲文撫諸賊，詞旨隄測，懇至而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皈命矣。已遂進兵破橫水賊，擒其大酋謝志柵等五十六，鹵斬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因使使諭桶岡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四，鹵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橫水時。泃頭賊尚強，而其

酋池大鬚等尤黠桀，故與降賊盧珂等讐。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鬚等欲歸死，而盧珂等將乘隙而掩我家室。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大鬚等實挾詐以老我王師。且列其寇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曆給大鬚等，且諭使來見。大鬚遂以其覲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爲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張儲餼甚

設。大鬚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鬚等魚貫入，卽修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歸，發兵爲鄉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利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賊五十八，鹵斬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感之，皆就縛。守仁旣已盡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

縣治如初。捷上進右副都御史。予世官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毋與成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吊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爲人。語兩不合而罷。時福建軍入進，貴殺官吏以叛聞。詔遣守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

守仁取道南昌圖歸省，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卽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逆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仁起兵討宸濠。守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畱之。紀功。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日南京

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爲檄檄諸郡邑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邵永以邊兵四萬，繇陸取鳳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四萬，繇水取淮揚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繇南贛發。楊旦以兵八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趨南昌。所經繇關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爲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且爲爲國至意，第從。吏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

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黠校監者僞。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徼得書檄，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畱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諜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鎮，使精卒四百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廠者，躡之。至暮，士蟻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櫛，中涓萬銳。

等千餘人。宮人多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束。拊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殺傷矣。守仁留二日。即發兵躡宸濠。宸濠時爲安慶所抗。氣稍阻。而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

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等乘之。伏群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少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奮。擒斬賊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砲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數十人。

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浮屍衣甲器物亘
十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世宗初召
守仁入受封、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
歸省父華于越、尋論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
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
封如之、時人以爲榮、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
不用命、縱兵躪其鄰郡、乃召守仁起家以故官
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西湖廣四
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

亦素懼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旣抵
南寧卽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散其衆、
僅畱楚兵數千自衛、使之招諭盧蘇王受皆大
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膂、數
百人入見守仁、爲諭之、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爲
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之
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因蘇受兵以攻斷籐峽、
寇斷籐峽者卽大籐峽、其中諸徭上連八寨、下
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里、

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能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爲鄉導，挾永順保靖二宣慰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千餘級，鹵其男女牛馬器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病矣。守仁旣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予祭，及贈誥詞，推明爲元勳。聖學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守仁天資敏敏，絕世。

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旣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勳。迨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又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籠豪雋，待宵人蹈險出危，俶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

按王公養疴陽明洞時，與布衣許璋善。璋諱精於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公之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歸，贈以金帛，不受。公每

乘筍輿訪之山中菜羹麥飯信宿不厭然則天下未嘗無人也。但惟王公能朝夕之故功之成也。不曰許璋而曰王公。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邦問王公鑑之及陽明先生也。韓公與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值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

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儼然以前輩自居。先生歆然不以勛臣自重。古道兩足徵也。評曰。見長者言與王公辯不能不心折也。卽不心折亦不能有勝。退而讀其書則平平耳。今天下之好稱新建十七八也。間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能難之。

新建之功不在難。而在速。稍遲則建業下矣。

又稍遲。而六師接江。濟可購下矣。茲其所以偉也。

王公云。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此道學三昧語。

甚矣哉。克己之難也。陽明家居時。有里人求粥其產。已辭之矣。一日偕諸門人游山。偶經其處。見其佳勝。默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云然。

三立堂新編闡外春秋卷之三十

三立堂新刻

其氣以共其氣... 其氣以共其氣... 其氣以共其氣...

三立堂新刻閩外春秋卷之二十一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論曰孔子嘗曰我戰則克又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故曰帝王之道出于萬全萬全者貴謀而賤戰也蓋軍書狎至羽檄輻湊妙在窺左足而先應不在恃血氣而虛憍當必審彼已之間而揆勝負之局焉當必韜魚然之習而運變化之神焉夫我與敵兩角而互求勝者也兵無常勝而能必敵之可勝兵能必勝而又使敵不知吾

之所以勝。豈非以謀哉。自古破勁敵、墮名城、不藉已勝之威、以氣奪之、不則有必勝之術、以計取之、不則有不敗之策、以久持之、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是故大將臨戎、必以謀爲本。余故選齊管仲等人、標爲謀將、而次其行如左。

齊管仲

管夷吾、字仲、潁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善遇之。已而鮑叔牙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請囚桓公。發兵攻魯。心欲殺仲。鮑叔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將治齊。卽高傒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使鮑叔迎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齎齊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相齊。桓公欲

正卒伍修甲兵仲曰君欲如是則大國亦將如是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難以速得志于天下公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于是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者使爲之君制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君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里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

長師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軍旅政定于郊內教旣成令不得遷徙故人与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居處相樂相和是故夜戰其聲相聞晝戰其目相見急難足以相識歡忻足以相死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以橫行于

天下誅無道以尊周室天下大國之若莫之能
圍也仲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
兵與俗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原俗之所欲因
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善因禍而為福轉
敗而為功貴輕重輕重謂錢也慎權衡桓公實
怒少姬謂怒其蕩舟也南襲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
入貢于周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曰而令燕修
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沫音妹左
傳作曹劇管仲因而歸之諸侯繇是歸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按小白以高國陰召入莒魯亦發兵送公子
糾而使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鈞乃
小白佯死以誤仲已而有高國內應故得先
入立故小白遺魯書曰召忽管仲讐也請得
而甘心焉後因鮑叔一言遂出于檻車之中
而加諸羣臣之上雖仲之忘君以事讐實桓
之知人而善任也茫茫宇宙寧復有兩管仲
寧復有兩桓公哉

評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
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又觀其行事。內政
之作。率伍定于里。而軍政成于郊。故平居恩
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使。猶有三代
寓兵于農之遺意焉。蓋欲強兵必先富國。故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此管
氏之本謀也。卓乎爲古今將相之全才也。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
仁。左氏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

夫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禮。而管氏
之後不復見于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
富齊耳。然後知利之不可與民爭也。故桑弘
羊滅族。常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
於禍。孔循誅死。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放于利而行。多怨。可不戒哉。
管仲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
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
得道焉。杜少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

途用此事也。劉向云古來亦未有不以死。仲從桓公于家難之後，嗣君新立，國事艱劇，一朝圖霸，奔列國于指掌，摧勁楚于顧盼，謀若雷動，功若神助，何其雄也。不旋踵而名已登于仙錄，吾想其前苦貧賤，後迫經營，何時聞道而修證乎？管子一書，文冠千古，靈心偉手，又誰授之也。

齊軍師孫臏

臏生阿甄之間，孫武之後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惠王，得為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疾其賢于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將田忌喜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重射者謂以重相射，卽下千金是也。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于是孫子謂

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

解雜亂紛紜者，不控捲。救闔者，不搏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

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蹶猶挫也。五
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
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
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
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
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
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
于此樹之下。於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
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

乃鑽火燭之。讀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
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孺子
之名。齊因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
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按孫臏前與田忌救趙。則使之疾走大梁。而
令魏人釋趙。以自救。後與田忌救韓。則直走
大梁。而又且滅竈。以示怯。兵法所謂攻其所
必救。能而示之不能也。評曰。士不困阨。不能
激。當孫臏入魏。龐涓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

之贖之困阨極矣。困阨之極，其思必深，其慮必遠。故其機變日出而無窮，是以疾走大梁，揣龐涓之輕之也，而以為怯。日為滅灶，則可以堅其輕我之心，而倍日併行以逐之。既倍日併行以逐，則旁多阻隘，彼且不及蒐，而吾可設伏以襲之。是為藏于九地之下，動乎九天之上，不必兩陣相交而勝負已決矣。贖既斫大樹白而書之，涓果燭白書而讀之，真算無遺策也。贖之用兵神矣哉。

魏將軍西河守吳起

起，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取齊女為妻，魯疑之。吳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起曰：「起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千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

與起絕。起乃之魯。以兵法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魯君疑之。謝吳起。起聞魏文侯賢。往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遂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毋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

軍。自吮其疽。何哭焉。母曰。非然也。往來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左在洞庭。右在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德不仁。湯放之。商紂

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
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繇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
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卽封
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
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
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
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

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
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于子乎屬
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
吾所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旣歿公叔爲相尚魏
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
王素聞起賢至則以爲相明法審令捐不急之
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
破馳說之言縱橫者于是南平北越北并陳蔡
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

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因射刺之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者坐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按吳子殺妻拜將是薄于妻殺謗已者三千餘人是薄于鄉母死終不歸是薄于親起蓋忍人也是以始事魯而魯君疑之中事魏而魏君疑之後事楚而楚殺之繇于操行之不良也

評曰兵法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歿起之善撫士卒至于躬爲吮疽人情所最難也故其爲將歷魯魏楚凡三國而所向輒有功若對武侯云在德不在險卓哉千古名言也第論相而詘于田文辭公主則賣于公叔之僕豈尺有所短乎

齊將軍安平君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

燕使樂毅伐齊破之潛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

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

末而傳鐵籠付傳音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

走爭塗以轄折車敗轄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

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

城唯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

之淖齒殺潛王于莒因堅守莒城以距燕數年

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歸，歸趙。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

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恐燕軍之剿，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剿，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爲寒。

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挿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家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擄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在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

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茲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八人因啣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追亾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復歸田單。田單乘勝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于莒。入臨淄。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按田單之破燕有二。內以示已之強而怒之。外以示敵之弱而驕之。怒則盛。驕則隋。且歸兵法曰。朝則盛。晝氣隋。暮氣歸。齊人得之。朝而燕軍乃坐。晝暮之敝焉。故齊乘其亂。一擊而亾。無他。齊孤旅也。而燕戰勝。又老其師也。評曰。太史公有言。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其田單之謂耶。單之令城中人。每食祭祖。而引飛鳥下集。正爲神來教我計也。以一卒爲神師。而動

稱神師者。所以愚士卒也。宣言唯恐燕人。剽齊降卒。掘齊墓塚。所以激士卒也。與士卒分功。而又饗士者。所以撫士卒也。遣使納降。又令富家遺燕將金者。皆所以玩弄敵人也。旣設若干詭計。又度其士卒可用。乃以火牛攻之。得未曾有。殆兵法之無窮。若天地變幻。若鬼神者歟。

漢後將軍衛尉前少府大將軍獲軍都尉營平

壯侯趙克國

克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始爲騎士以六郡良
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
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
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
數日死傷者多克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
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
奏狀詔徵克國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爲

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克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屯上各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歷後將軍、少府。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羗，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克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羗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羗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克國，對

曰：羗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羗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知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知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羗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羗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羗合，非一世也。云云。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羗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克國以爲

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羗母令解仇以發覺其謀于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羗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于是諸降羗及歸義羗侯楊玉等恐怒亾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史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羗爲虜所擊失亾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時克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克國對曰亾踰于老臣者矣上問將軍度羗虜何如當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克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旁克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

遣騎侯四望。陘中。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羗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哉。克國常以遠斥侯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克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羗豪相數責曰。語汝。虜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闔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

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克國以爲虜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克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皆離散。兵卽分出。雖

不能盡誅，直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克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羗事者博議。克國以爲武賢云云，此殆空言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

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羗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克國。克國旣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羗人可使，使罕論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亾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羗楊玉將騎四千及煎

鞏騎五千阻石山木侯便爲寇罕羗未有所犯
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
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
餘又日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羗欲爲燉
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
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部兵少
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
所致之道愚以爲不便先零羗虜欲爲背畔故
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亾恐漢兵至

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
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羗先零必助之今虜馬
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
德于罕羗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
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
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
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
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
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亾

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
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
誅而罕开不服須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
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璽書報
從克國計焉。克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
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克國
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克國曰此窮寇不可
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于是虜赴
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

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
落。芻牧田中。罕羗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
靡忘使人來言。願他還復故地。克國以聞。未報。
靡忘來自歸。克國賜飲食遺還。論種人護軍以
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克國曰。諸君但
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
令靡忘以贖論。後罕卒不煩兵而下。其秋克國
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
羗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

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羗，卽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羗彊弩將軍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壘書，克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克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克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往者舉可先行，羗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

敗羗

云

云

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

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謹。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穀若干，鹽若干，芟橐若干，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豐，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

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若干鹽若干分屯要害。田事出賦人貳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犍各千。猝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克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二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克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

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一也。今虜亾其美地。薦草愁于寄托。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王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取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云。克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開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

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
期月而望竊見北虜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
百餘里乘塞列隊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
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
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
絕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亾費之利外有守禦之
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擒之具其土
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
敢捐其妻子于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

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
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亾尺
寸之功媮得嫌慊之便而亾後咎餘責此人臣
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云云愚臣伏計
熟甚不敢避斧越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克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克國計者什
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使者皆頓

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
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于
是報克國曰將軍計善其上屯田及當罷者人
馬數將軍彊是謹兵事自愛上以破羗強弩將
軍數言當擊又用克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
于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邛出擊強
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羗斬首二千級中郎將邛
斬首降者亦二十餘級而克國所降復得五千
餘人詔罷兵獨克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克國奏

請罷屯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說
克國曰衆人皆以破羗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
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執困窮兵雖不出
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如此將
軍計未失也克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
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
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
死誰當復言之者本以其計對上然其計罷遣
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克國復爲後將軍衛尉

其秋羗若零離留等共斬先零太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等皆帥前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等爲帥衆王爲侯爲君爲言兵侯爲獻生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詔舉可護羗狡尉者時克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克國遽起奏酒使酒不可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酒數醉酌羗人羗人反畔卒如克國之言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年八十六薨謚壯侯

按克國屯田乃兵家詭計不惟漢廷君臣及先零罕开爲所惑班孟堅作傳亦不識其幾而言之媿媿也克國知先零罕开乃烏合之衆勢不能久故以計挫之但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又曰兵以全取勝及到彼只欲爲屯田計凡與漢廷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初不露幾也羗人實不可久留又見其設施出于意外遂輸款而退克國亦奏凱而還在邊

自冬徂夏原不曾取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熟五月穀已穗豈肯留以遺羗人耶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壘書報可以七月甲寅屈指纔七日耳可見漢時御軍之法簡肅精明無壅蔽沮抑之患若我朝邊報一到閣臣漫批云該部議覆及到部又會同某官某官共議凡數轉而復報聞卽極速要匝月矣安得不稽悞軍機安得不破壞封疆憂危之士當謀所以破舊例也

評曰趙翁孫老成持重先計而後戰而又遠斥候受士卒行必爲戰備止必爲營壘蓋老于用兵者是以對武帝云亡踰于老臣又云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自任抑何雄也乃若至金城夜遣三校銜枚渡河至先零在所虜欲渡湟水而徐行駟之皆合古兵法非徒以老革自負者矣及帝賜壘書曰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太白出高州敢戰者吉諺讓頗甚而翁孫不爲動必不肯釋致虜之術而

徒爲虜所致之道，則其見之真而守之定也。所以史稱其功德與霍子孟等，而圖形未央宮歟。

李溫陵云：兵事不必盡言，武賢決當薦用，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其然是翁孫，但保全功名而不爲上明言利害，正所謂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將在外當便宜，有守以安國家，翁孫計之熟矣。

後漢討虜將軍上各太守淮陵侯王霸

霸字元伯，潁陽人，世好文法，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交職。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量，貪慕威德，願克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等于昆陽，還休鄉里。後從光武于洛陽，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懼而

還光武卽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侯吏還曰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兵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爵關內侯旣至信都攻拔邯

鄆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傳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歛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卽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傳俊兵而以宮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帝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來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

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敗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尅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銳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堅卧不出。方饗士，作

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車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功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遷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更封向侯。時盧方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

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與匈奴烏桓大小數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霸石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卒

按王霸詭言冰堅可渡者欲前阻水以拒敵。卽韓信背水立陣之意耳。及至河而冰果合。雖河伯之效順亦天命之攸歸也。其後帝命其處爲危渡口所以示天幸不可恃。以垂戒子孫。足見其大度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塌以河水泮爲神助號爲靈昌津。此其視光武遠矣。若魏朱兆從西河梁西渡襲京邑先是河神通夢于河邊人曰朱家欲渡河用余作灑波津令爲之縮水脉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表插而導道焉。兆遂策馬而渡此叛臣也。而河伯亦相之何歟。評曰王霸善撫士卒深識機宜光武遂以爲

可獨任拜偏將軍不救馬武而使之力戰倉卒中那得有此奇着合于兵法不已而闖之訣若周誦閉門而拒茂建則又以人力迎天者也

後漢征西大將軍行天水太守事陽夏節侯馮

異

異字公孫穎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略地穎川攻父城不下屯兵中車鄉異間行屬縣爲漢兵所執因得召見異願歸據五城以報德光武遣之異謂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萌從其計光武爲

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開門奉牛酒迎光武以
異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
舍至饒陽蕪萋亭時天寒冽衆皆饑疲異上豆
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
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
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
菟肩因復渡河沱河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
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
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
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
多之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
號三十萬與河內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
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
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一郡軍河
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軼書勸其
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
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

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欲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千載一會，思成斷令。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回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于士鄉下。士鄉亭名異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効，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

有降者，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

夏音賈

時赤

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貝劔。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

降異，異與赤眉遇于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洪等引歸，與異相遇。禹洪要異兵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距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洪不從，遂與賊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

之，赤眉還擊洪，洪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乃堅壁不出，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以救之。裁，小出兵所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

驚潰追擊大破之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帝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重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怖懼陳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

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旣罷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鑑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諸將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枸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

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怙怙快怙快小利猶慣

音逝也遂欲深入若得狗邑三輔動搖是吾憂

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

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

之異果乘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

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九年帝復遣異行天水

太守事攻公孫述之將趙匡等皆斬之時諸將

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異固持不動常為衆軍

鋒明年病發薨于軍謚節侯

按豆粥麥餅村媪尋常事耳而蕪萋亭滹沱

河遂成千古佳話語曰觥飯不及壺殮宜光

武之不忘厚意也與

評曰用兵論功文士或攘臂爭之武夫當何

如也馮公孫朔建元功謙退不伐至今聞大

樹將軍之號猶令人景慕焉光武嘗夢乘赤

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拜賀曰此天命發

於精神心中動悸大重慎之性也遂與諸將

議上尊號則又何其雄斷也

李軼朱鮪皆更始所倚重，守洛陽以拒光武。者異遺軼書勸其轉禍爲福，所以離其交也。而光武得軼報書，遂宣露而令鮪知之。軼安得不死？光武太惡心矣！凡爭天下者皆如是。是、異欲恩信誘赤眉，而禹不從。異欲因士卒饑倦休兵，而禹又不聽。遂至大敗，倘非變服設伏，賊安得破也？異之將略賢于仲華遠矣。

後漢射聲校尉都護西域軍司馬前將兵長史
假鼓吹幢麾定遠侯班超

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大丈夫志，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異，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日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

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
侯相也、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
馬、將兵別擊伊吾、戰于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
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
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更疎解、超謂其
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
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
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日、今安在乎、侍胡
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

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
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
王廣禮義卽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
長爲豺狼食矣、當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亾之
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
之計、獨有日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
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
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
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

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于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于竇固。固大喜。

具上超功狀。拜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乃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帝欲益其兵。超曰：將本所以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而匈奴遣使監獲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索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曰：辭責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

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磐橐城九十里，佯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

之狀，曰：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皆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釋而遣之。肅宗初，卽位，下詔召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

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拜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數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

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軍不出。遂降于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徐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疆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錦帛。李邑始到于闐。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回上書陳西域之

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得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烏孫侍子還京。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特遣之。超曰：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

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于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起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

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超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于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哱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闐。超至、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

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回求漢公主、超不許、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取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

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繇是大震，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懷二心。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計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好善，宜遣大人來迎。」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

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于王，今來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城下哉？」于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犁，奉獻珠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驅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曰：「揚聲當重加賞。」

賜。于是焉者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回縱兵抄掠。斬首五十餘級。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下詔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

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于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帝乃召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脇疾。旣至。病遂加。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召。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

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按超先爲假司馬、歷軍司馬、又爲將兵長史、爲都護、及封侯而歸洛陽、止拜射聲校尉、未嘗身居將軍之位、在西域三十一年、軍中亦未嘗立大將之號、但旣假鼓吹幢麾、居然大將矣。况踰葱嶺、迄縣度、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耻、以報將士之讐、更置疏勒龜茲兩國王、斬康居焉耆尉黎三國王、威震西域、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其功大而遠、其權專且久、雖與衛霍爭路、先駢可矣。

自古未有以三十六人取三十六國者。有之自仲升始。自古未有居西域三十一年者。有之自仲升始。彼誠生有異相。少有大志。故發憤張膽。甘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其坦步葱雪。咫尺龍沙。亦一時之傑也。若謂從事文俗吏。不可與謀諒哉。

評曰。仲升嘗云。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廼以兜鍪易筆研。遂奉大漢之威靈。斷匈奴右臂。日之所入。莫向不化。而又

不費中國幾斗粟。不調中國幾枝兵。惟以夷狄攻夷狄。全是機智威信。足以震懼控制之耳。仲升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攷輿地志。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漢都關中。而仲升年老思土。指二地以明依風首丘之思。我朝都燕薊。較長安更遠矣。是以無人出玉門

關也。仲升出使西域而妻子與之俱是不獨仲升之奇節卽其妻亦異人也。

熹宗初年奴酋內曩有旨求班傳其人。是時省中相知者欲薦余宣諭朝鮮。其疏稿手札尚存。余慨諾行有日矣。會江夏來而意見不合。當路信彼之篤。余遂力辭而別用一人。竟至債轅也。乃吾家兩侍向當路長跪而泣。必尼吾之行。夫蒼頭男子也。而

惟懼若是。安得有妻子如仲升者哉。撫卷嘆息。真令英雄短氣。

三立堂新刻閩外春秋卷之二十一終

立堂... 春... 卷之三年

...

...

...

...

...

...

息真令英敏...

...



